

水深火熱

大員鹿仔港有漢人農奴三千多人，除去生病的，都來了，他們靜默的等在鹿仔港兩側，他們天不亮就來到鹿仔港的港道兩旁蹲坐，這是一條寬闊的溪流，從沒有大船來過，大船根本進不來，外海口有鹿耳門，一片像鹿耳一樣的修長海瀉砂堆積，平時進出只能用舢舨接駁。眾人都不知道國姓爺要如何從這裡登陸，他們的大船只能停靠在外海，然後用舢舨接駁軍隊上岸。

黃樟、許土和林投仔率領眾人天一黑就來了，大員的星空這樣明亮，越夜越美麗，漸漸的星子隱去，白霧起升起，這是大員特有的地氣蒸發，如煙如霧，又不是煙霧，而是潮濕的水氣，很溫暖。穀雨過後，白天的鹿仔港不時降下陣雨，夜涼如水，但這水氣真的像揭開蒸籠時的蒸氣氤氳，如夢似幻。

大員氣候濕潤，初來的大陸人不習慣，不少人說這是瘴癘之氣，現在他們都是適應了這裡氣候的漢人，他們學著平埔原民的方法，拔取草葉燒煮開來當滾水喝，以前的大頭目阿斌真嚴厲，喝生水的、亂折樹枝當筷子的人，都會被他的大嗓門吼罵，當他們再也沒有大頭目阿斌的消息以後，人人都感念他了。

黃樟初來時折樹枝當筷子吃飯，就被他一嗓子喊停，還要檢查他折了什麼樹枝，多少年過去了，現在黃樟也如法炮製，見有後生折樹枝當筷子，劈頭就罵人。

大員有不少有毒的樹木，亂折下來使用，輕者皮癢腹瀉，重則喪命都有，阿斌不時叫人整

片整片的砍挖，還要一把火燒掉，現在想來，都是保命措施，黃樟很想念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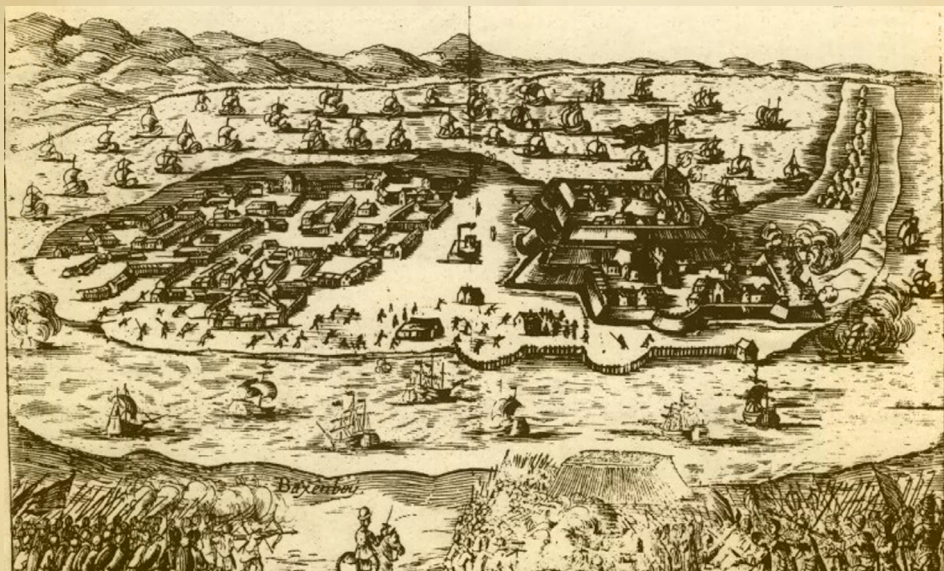
潮汐聲這樣響亮，無端的讓人升起悲涼之感，奶白色的水氣中，鹿仔港的水漸漸溢滿，河水好像都被海水擠壓堵住了，滿潮！大滿潮！

當潮水滿過眾人的大光腳，直沒腳踝，每一雙粗糙的大腳板都浸潤在水中之時，大船入港，張滿大帆的福船居然駛進來了！

鹿仔港的水道充滿了國姓爺的大船！眾人不敢歡呼，生怕洩露天機一樣，人人咬牙強忍著激動，來人了！來人了啊！

船上的水兵訓練有素，人人宛如銜枚疾走的天兵天將自天而下，也是人人靜默無聲。軍隊霎時就集結完畢，為首的官兵由黃樟的人帶領，兵分兩路，向紅毛城而去。

當國姓爺的大軍走到普羅民遮城外，荷蘭人措手不及，倉皇的遁入城內，關起大門，荷蘭人在城牆上



都不敢探頭，只敢拿著火槍躲在磚牆後露出槍桿子，對準城下的人。

國姓爺的兵訓練有素，才半日就搭起帳篷，立起中軍大帳，舉號立旗，高舉大纛，又華麗又威猛立在地勢高處。

熱蘭遮城外海已經停滿國姓爺的大船，他們從海上到陸地上團團包圍了荷蘭人，在地的漢人提壺攜漿以迎王師，都來國姓爺的兵營送飲食和滾水，可是國姓爺的兵真多啊！

大員的原民無人來迎王師，他們深居不出，遠遠的看這群旗幟鮮明，穿著輝煌的鎧甲漢人，手持刀劍槍戟，他們的裝備又笨重又怕落單似的，三人一行、五人一隊的來回行走，很稀奇。

阿卡從新港社來到阿斌的草寮暫居，他不去海邊探營也不去城裡看熱鬧，他靜靜的將頹敗的草寮整理乾淨，又帶著後生將草頂換新，他親手磊好妻子做的大灶，燒煮滾水，他靜靜的住在阿斌留下的草寮，等候來人報告。

不時有漢人來阿斌的草寮找他，阿卡都回答來人說：「阿斌做仙去了。」阿卡一身平埔族的打扮，卻又會說河洛語，來此的漢人不死心，一次一次的來詢問阿斌的下落。

國姓爺圍城五天，兵刀不起就逼得荷蘭人在城頭舉白旗投降……；熱蘭遮城外有海戰，大砲轟的震天價響……；國姓爺大砲厲害，熱蘭遮城的守軍死傷慘重，也關起門來……。

這些都是來人繪聲繪影的說給他聽的戰事，阿卡平靜的聽著來人比手畫腳大言不慚，宛如親臨現場。

阿卡是海上餘生，他焉能不知海上戰事的可怕，退無可退的無根之戰，只能向前，不能退後，退一步即是死所，大海裡的鯊魚正在等待落水的人飽餐，只能是你死不能我亡，戰爭這樣激烈，卻不能持久，時間就是性命，風向一改，全船會遭來滅頂之災，都成了海龍王的女婿去。可他現在安安穩穩的住在陸地上，再也不用亡命天涯，可是外面的戰爭已經逼到門前，他不能不來關心，又不能加入其中，族裡的長老殷殷教誨，不能殺人，不能當幫兇，善保惜命才是護生，才能永保子孫平安。

荷蘭人和國姓爺的軍隊僵持不下，普羅民遮城已經攻占下來了，可是一水之隔的熱蘭遮城卻不能輕易拿下，雙方在海上對峙，形成僵局。

初迎王師的漢人提供的糧食已經不足支撐國姓爺數萬大軍所需，國姓爺的兵漸漸不支，紛紛逃亡……，國姓爺殺人了……，他居然下令殺自己的兵……。

情勢越來越嚴峻，阿卡憂心如焚，他知道國姓爺的這些海上強兵就要起盜心了。國姓爺根本壓制不了這些強盜，他是儒生帶海盜，壓根不知利害卻要硬著頭皮上場。幾次兵敗南京城，損兵折將已經老底掏盡，被中土的新皇帝追逼無路，才回師來佔領他父親經營過的老地盤。

當年鄭老官和荷蘭人又打又拉，從大員撈了不少好處，鄭老官又不肯賞人，只是吸收沿海破產農民和無土之人當手下，好處都是近親家族拿去，阿斌太知道鄭氏的為人了，他的儒生兒子，自小養尊處優，根本不曉事。

新港社的家人來叫阿卡回家，阿卡知道家裡發生大事了，若非緊急大事，族長不會叫後生

來招他回去，當阿卡回到新港社，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，國姓爺的兵都到了這裡，霸佔了房屋，將還未飽穗的稻子都割了去，新港社平埔族人憤慨異常！

阿卡出面交涉，他用河洛語和海賊話去和國姓爺的兵交涉，才半哄半騙的把這一營的兵給請了出去，他指著新港社北邊的荒地對頭兒說，可以在那裡墾殖種糧，軍人要有軍人的格調，不要擾民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這是實話，來新港社的兵雖然蠻橫驕傲，可是他們已經有人腹瀉了，有人發燒說胡話，若非新港社長老慈悲救治，他們可能早就死了。

來到新港社的兵有一營之眾，搭起草寮安營紮寨，成了新營，他們定住下來，

鄭氏的兵先是種植易收成的番薯，番薯的綠葉子是豬菜，他們也只能吃豬菜果腹，水邊種起空心菜，好生好長又好吃，加上阿卡代表族人送來幾隻小豬和雞鴨等家禽，才讓這一營的兵丁稍有飽足，他們也曾經是農民，稼穡對他們而言也不是難事，更何況大員土地肥沃，山林間野物眾多，他們漸漸的能將糧食送往普羅民遮城供應其他人了。

可是兵就是兵，當他們不挨餓之後，眼光紛紛投向新港社的女人，這讓阿卡無端升起恐懼，男人就是會飽暖思淫慾，新營的兵都是年輕勇壯的男人，他們有了吃住，接下來，生命都要找出口，他怕引起爭端，萬一他們將矛頭指向族裡的女人，新港社的長老可不怕死，他們只是平和，並不怕這些兵丁，大員的原民都很清楚，漢人體弱，根本不敵大員的瘴癘氣候和蚊蠅蟲蛇，這裡到處都是毒蛇，沒有原民的方法救治，他們都會成群死去。

冬天來了，大員的冬天並不寒冷，比起中土大地，這裡簡直四季如春，然而如春畢竟不是春，春天才是真正的生發之氣，大地的秋天就是肅殺無比，故大員的原民只在秋天行獵，到了冬天，不論你身在何方，生命都要遭逢一場生存大考驗。

無糧過冬讓國姓爺的兵逃亡更甚，辛丑年秋天那一場颱風，僅能暫且保存國姓爺的實力，他們從四月底上了鹿仔港至今，七、八個月過去了，兩次砲火，第一次奪了普羅民遮城，第二次攻打熱蘭遮城卻沒佔到便宜，僅攻下一鯤鯓北面的水寨烏特勒支碉堡，並沒有動搖熱蘭遮城，國姓爺還損失了十分之一的兵力，熱蘭遮城的守兵堅兵不出，等待巴達維亞的救援。

若不是颱風阻絕了巴達維亞來的荷蘭海軍，國姓爺的兵不知還能支撐多久？但是冬天到了，若再不速戰速決，待來年春天，巴達維亞的荷蘭大軍壓境，國姓爺可能又要失敗了！

七八個月糧草供應不及，逃兵奪了小船回到大陸者眾，駐紮在普羅民遮城的鄭軍成群結隊的跑到王田到處搶糧，當初提壺攜漿迎王師的漢人農奴簡直生不如死，迎來的延平王師回馬一槍，殺得他們也苦不堪言。

大員的原民平埔族和泉州農奴都吃了大虧，大山里的原民根本不予理會這些漢人狗咬狗一嘴毛，紛紛退回部落躲藏。

新港社的阿卡在族長面前失了體面，族裡的耆老們和族長面色凝重，審視著這個新港社平埔族的漢人女婿，連他的女人都抬不起頭來。

「你說，以後該如何做？」

「走一步算一步，倘若族長信我，我盡力周旋。」

「信你？怎麼信？」

「要糧食自己種，沒有人用搶的，那些兵是怎麼了？還是人嗎？」

「他們怕是還要女人吧！」

「他們有刀、長槍，雖然不像紅毛有火槍，但是也是會殺人的人！」

「你去找國姓成功，他答應過我們，不起惡心、不殺害生命，他不能失信。」

「把女人藏起來，叫那些年輕些的女人都去山上住……」

「已經送不出糧食了，山上的族人不會收留我們的女人……」

已經無路可走了，阿卡臨老才遇見這種椎心之事，他不能像年輕時一樣意氣用事，破瓦罐破摔，反正孤身一人，大不了葬身海地，成了鯊魚的食物。

現在的阿卡背負這新港社平埔族人的命運，都是他的眷屬，當年族長收留他，招他做女婿，也有了後生、女兒，平埔妻子體健能做，讓他少有後顧之憂，現在的阿卡，年過半百，若失去了族人的信任，未來他的後生、女兒，甚至妻子都無法在族人面前抬起頭來，他心恨鄭氏，如此無良又無能。

距離上次去金門嶼見國姓成功已經過去快一年了，阿卡這次單身前來普羅民遮城求見國姓爺，守成的兵沒見過他並不肯通傳，阿卡天天都來城門口求見，直到遇見梅氏，一個會說河洛話的荷蘭人，他認識阿卡，每年的聖誕節，都會來普羅民遮城望彌撒的新港社長老，阿卡這才

見到國姓爺朱成功。

才幾個月沒見，國姓爺朱成功已經不再自稱國姓成功了，他自稱「本王」，他現在的封誥是延平郡王，人人來見他都要行禮如儀，單膝跪地拜見他，阿卡簡直不認識眼前這一位就是去年他在金門嶼見過的國姓成功了。

只見延平郡王高坐大堂，他更乾瘦了，鬚鬚已經長到胸前，他只穿著葛羅白布做的長衣，戴著便帽，普羅民遮城的教堂成了他的王庭，座位高聳在祭壇上，有張大桌子，鋪著刺繡精美的桌布，身後兩位高大俊美的黑衣侍從，舉著巨大的「障扇，鹵簿、儀仗沿著牆壁在階下排列成兩行，都是些木造的大牌子，黑色烏木上有金箔貼成的大金字，阿卡一個字也看不懂，只知道是像刀槍劍戟一樣的東西，卻沒有刀刃的物品。

幸好教堂裡人不多，只有延平郡王和兩個拿巨扇的烏衣人，梅氏和四個親兵站崗，阿卡直接說明來意：「請延平郡王約束眾將，毋要侵擾地方。」

「汝曾說，大員之地良田萬頃，糧草飽足，可是梅氏說了實話，這裡只有不到汝說的萬頃良田之十中之一，若非糧草不足，眾將也不會侵擾地方。」

就在此時，一群盔甲鮮明的將軍直入王庭，也不跪拜也不行禮，指著後來的人告狀。

「王爺，您的公子們不遵號令，擅闖民宅！」

「父王，別聽他的！我沒有……」

1 障扇：長柄扇，帝王儀仗之一。

抗辯的是個年輕人，輕浮挑達，身穿儒服長衣，卻腰束武弁腰帶，腳穿武靴，不倫不類。他大聲的對告狀的將軍們指手畫腳，口沫橫飛的爭辯著。

「汝莫要在我父王面前說我壞話，我卻知道你們去了鹿仔港後山搶糧，還殺了不少山裡的人，是也不是……」

「藍千總，可有此事？」延平郡王頓時暴跳如雷，他握拳擊打桌案。

「他們還……，」年輕人還想盡言，延平郡王霎時將鋒芒轉向他：「回去汝母親那裡，自現在起，汝禁足，不准出大營一步，來人，押嗣子回去。」

「來人，帶藍千總到施將軍處，領二十軍棍。」

「王爺，沒吃飽，怎麼打……，」藍千總兀自挺立，不為所動。

「先領二十軍棍再說，汝……，不該去殺原民，汝……」

親兵領走了藍千總和他的同伴，藍千總憤恨不平，隨身的兵將也無言以對，他們都隨著親兵，抬頭挺胸而去，延平郡王頹然而坐，他面如死灰。

梅氏無言的站在角落處冷眼旁觀，阿卡很同情延平郡王卻不能說些什麼，有梅氏在，他一句話也不肯多說。

延平郡王揮手叫梅氏退下，梅氏還裝不懂，但是他裝不了多久，延平郡王直接下令叫他離開，他只好遵從，慢吞吞的走了。

沒有人知道阿卡和延平郡王的對話內容，只見阿卡沉默地離開普羅民遮城，一個人默默的

消失在眾人眼前。

阿卡再也沒有回到新港社，他要去贖罪，他逃離大海，躲在新港社的平埔族裡，他不無想念死在海上的弟兄們，可是現在，連陸地也容不下他了，海上的鬼魂都來喊他了……，一聲聲的喊——阿卡、阿卡，你來啊！

壬寅年是虎年，是傳說中的過林之虎，這隻老虎缺土，所以只能於海戰有利，虎年的立春剛過，黑水溝的海水翻騰了！斜流浪更急更兇險，停靠在熱蘭遮城外的五艘紅毛人的夾板船頓時暈頭轉向，有一艘舢舨直向著夾板船而來，毫無停止之狀，守船的荷蘭人還來不及開砲，就被小舢舨撞上，小舢舨起火，兩艘緊鄰停靠的夾板船頓時火光冲天！

阿卡渾身著火墮入大海，是他駕著小舢舨，舢舨上裝滿煙硝火石和瀝青硫磺，他趁著風向有利，直奔熱蘭遮城外荷蘭人的夾板船停靠之處，選了一處兩艘並立的大船中間飛奔而進，成功的燃起焰火，發出訊號，延平郡王的海軍發出總攻，砲擊熱蘭遮城，阿卡也隨之落海。

冬天的大海，天氣越冷，海水越暖，不曾下海的人不知道，那海洋的深處溫暖如母體，阿卡渾身沾滿瀝青和硫磺著火了，他現在是水深火熱了，但是他無怨無悔，延平郡王會遵守約定，不會放縱軍隊屠殺大員的人，他相信他。